

我写我亲爱的一生跌宕起伏的父亲和母亲，我宿命般诞生的故乡和忧伤的童年，  
写我在漫长的岁月中亲身经历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枝枝叶叶。

FUQIN DE XUESHAN

MUQIN DE CAODI

父亲的

雪

山

母亲的

草

地

贺捷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FUQIN DE XUESHAN  
MUQIN DE CAODI

父亲的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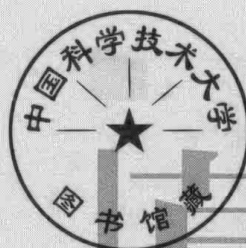
山

母亲的

草地

地

贺捷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 / 贺捷生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00-3121-0

I. ①父… II. ①贺…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3497号

##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

贺捷生 著

---

特约编辑	刘立云
责任编辑	姚雪雪 许复
书籍设计	方方 黄敏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4.5
版次	202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5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3121-0
定价	59.0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4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感谢生活，感谢命运，它们让我经历了那么多，那么曲折和独特。这其中有苦难，有艰辛，有郁悒，有悲伤；有绚丽和繁华，也有黯淡和零落。同时，还得感谢命运给了我一支笔，它让我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诉说的欲望。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见证人，一代俊杰和风流的目击者，朋友们每次见到我，都说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一部书。

贺捷生，祖籍湖南省桑植县。少将军衔。高级军事科学研究员。著名军旅作家。1935年11月1日出生，在襁褓中跟随父亲贺龙、母亲蹇先任全程经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青海、中国革命博物馆、基建工程兵、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参与主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出版工作，历时十余年。总字数达一千五百万字的十卷本《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陆续出版发行，荣获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发表许多文学作品，多部影视剧本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先后荣获全国报刊优秀新闻作品奖、《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大奖、《解放军报》多届长征文艺奖、《人民文学》年度优秀作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朱自清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奖项。散文集《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 信仰的力量（自序）

三年前，我利用住院体检的闲暇机会，读了一本名为《讲坛随笔》的书，作者是部队的一名将军，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谈理想道德话题，对这样一本谈信仰说励志的书，有人可能觉得不合时宜，我却捧读在手，欲罢不能，并想起了许多与理想和信仰有关的往事。

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研究。《讲坛随笔》中谈到电视剧《潜伏》的一个情节，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得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他的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即像丛林里的动物那样弱肉强食，为活着而活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在网上，竟然有许多帖子对这种论点表示赞同。我在读到《讲坛随笔》对信仰的分析时，思绪回到五十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充满向上的活力。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信仰变得多元，

甚至更趋功利化，因此，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正如《讲坛随笔》书中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理想和信仰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已经不值一提了。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也会走向沉沦和没落。同时，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也就无法理解。

我是研究军史的。《讲坛随笔》一书在谈信仰时，以较大的篇幅谈了牺牲的话题，读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芦苇》还写到我的父亲贺龙和贺家英烈，更让我感动落泪。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六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七十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两千零五十人。父亲贺龙在世时，认为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必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多年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当年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然而，作为共产党和军队的领袖们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英勇献身。

2009年和2012年，为上天子山给父亲扫墓和缅怀牺牲在三湘大地上的无数英烈，我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先后两次回到故乡，重访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满目青山中，埋着许多与我的

家族有着亲密联系的前辈和亲朋，沿路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

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五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的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四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五月的一次作战中，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中，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三十岁的女红军最后用了极刑，我四姑在敌人凌迟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两人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五百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他的家乡桑植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一次就被杀害八十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绝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正如那位将军在《讲坛随笔》中说的，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

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九十多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要知道，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近几年，央视播出了《恰同学少年》《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一批好作品。国家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此类书籍。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不断地被激活。从这一点出发，我用了三年时间，苦心写作这本散文集《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就是想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精神信仰的行列。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因为精神信仰的薪火，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2年12月12日 北京木樨地

# 目录

信仰的力量（自序） / 1

## 卷一 苍 茫

回到芭茅溪 / 2

父亲的忠诚 / 16

虫声唧唧不堪闻 / 22

途经香港那串足迹 / 31

木黄，木黄，木色苍黄 / 40

远去的马蹄声 / 61

不能遗忘的小镇 / 80

我和大武有个约会 / 102

在歌声中寻觅 / 112

去看一棵大树 / 125

梦萦伊犁河谷 / 133

## 卷二 血 亲

外公在母亲心中 / 150

啊，遥远的桥 / 176

在围场骑马挎枪 / 193

我们的瞎子哥 / 209

### 卷三 怀 想

以女儿的名义 / 226

爱在青山绿水间 / 234

钢铁将军贺炳炎 / 249

五台山那些神奇往事 / 260

寂寞英烈周成荣 / 269

像黄金那样纯粹 / 277

《星火燎原》，永远辉煌 / 286

### 卷四 童 眸

鸿蒙初开的日子 / 296

兰姐的逝水流年 / 309

庭院深深深几许…… / 316

乾州那条石板路 / 344

逃离雅丽山 / 352

追溯着，倾诉着，快乐着（后记） / 377



## 卷一 苍 茫

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灵去读他，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地跋涉和寻找去读他。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共产党怀抱，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我查过民国时期的史料，1916年2月，当他带领十二个弟兄端了芭茅溪盐局，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后，一时三湘震惊，朝野惶恐，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继吾后来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绶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

## 回到芭茅溪

昨夜，我又回到了芭茅溪。在这个我反复做过的梦中，我还像三十六年前那么年轻，那么脚步匆匆，归心似箭。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山路，也依然像从前那么曲曲弯弯，起起伏伏，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如同画在白纸上的一道随时可以被擦去的印记。山路的一边是高高的悬崖，由于南方多雨，头顶上的岩石无论凸出来还是凹进去，都湿漉漉的，长着苍翠的青苔；山路的另一边，是万丈峡谷，深不可测。正值大雪纷飞，放眼望过去，漫天乌突突的，崇山峻岭间一片苍茫。山岭上的树木却不屈不挠，纷纷从苍茫中挣脱出来，彼此摇落身上的积雪，顽强地显露出生命的绿色。最倔强，最让人震惊的，是那些芭茅草，在春夏时节，它们无边无际，茎粗叶阔，长得比人还高，巴掌宽硕长的叶片上布满锋利的芒刺；寒冬到来，虽然在一片片枯黄和凋败，但它们却痴心不改，继续以无处不在的阵势，用生命力最旺盛时的坚韧和挺拔，骄傲地伫立在茫茫的积雪中；怏然插向空中的叶子，宁愿被折断，也不愿被压弯；凛冽的风从远山吹来，成片成片的枯叶在风中摇晃，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如同一个伤痕累累的军团，擦干血迹，咽下悲伤，又要整装待发。

在北方生活已久，我是见过雪的。三十六年前走在这条被白雪覆盖的山道上，我初次投向这片土地的目光，我那颗荒凉的心，一下便被漫山遍

野顽强挺立的这些芭茅草，被这些凶猛的刀砍不尽火烧不绝的山地野生植物，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塞满了。看到它们不亢不卑，生生不息，一副傲对苍天的模样，我热血沸腾，顿时感到无比亲切，内心升起一股难言的愧疚感。我真想走到它们面前，伏下身去，把它们一丛一丛抱在怀里，对它们说出我的渴望，我对这片土地万劫不复的眷恋，哪怕被它们锋利的叶片割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我不知道当我走进它们的深处，当我看见那几间被芭茅草簇拥着的房屋时，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就这样踏着漫天皆白的雪野往前走，或者说往前扑。记得那时候我真是年轻啊，刚过四十岁，但却感到疲惫不堪，两只脚像踩在深深的烂泥里，瘦弱的身子仿佛被岁月掏空了。在崎岖并寒冷的山道上奔走，就像一片枯干的叶子在山峦中随风飘荡。因为我几十年走过的路，实在是太曲折，太迢遥了，走得跌跌撞撞，苦辣酸甜。你想啊，出生才几天就被父母时而揣在怀里，时而放在竹背篓里，跟随他们去长征；到了延安，水土还没有适应过来，又被他们送回湘西老家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解放后，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找到我，接回身边，接着便上学，当兵，连个恶补亲情的机会都没有；大学还未毕业，便被派到青海去写民族史，但刚着手收集和整理资料，十年动乱又开始了：父母在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我和我的家人被迫跟着含冤负辱。三十四岁正当而立之年，天塌了，作为共和国元帅的父亲抱恨而去。哦，几十年的日子就这样颠颠倒倒，漂泊不定，弄得家破人亡，不堪回首。

三十六年前是什么年代？1975年！当时昏天黑地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含冤去世的父亲离伸张正义还遥遥无期。为此我咬紧牙关，忍住泪水，把能说上话的老师、将军和要害部门的前辈，都找遍了。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著名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举荐，我从西北调回到了北京，然后几经周折，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因为我是学历史的，现在有了名正言顺的调研和宣传革命史的任务。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还党史中诸多重要人物的政治清白，从此成了我主动背负的使命。

事后想起来，或许是在战争年代的苦难中长大，父亲虽然没有传给我像他那样高大的身躯，却传给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认准的事情谁也不能阻拦。

这次故乡桑植之行，我给自己的任务是，必须到父亲当年带领十几个弟兄举义的芭茅溪盐局去考察一下，看看这座旧址是否还存在。即使遭到人为破坏，我也要看看究竟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有句话叫“树高千尺不忘根”，在我的心目中，芭茅溪盐局就是父亲革命的根，也应该是我的根。我已到不惑之年，如今有了亲身寻找历史的机会，能不去寻找父亲和我自己的根吗？

芭茅溪是桑植的一个小镇，离县城一百五十里，与湖北的鹤峰毗邻相接。三十六年前我到达这里时，还没有通公路，只能步行。天说凉就凉了，临近年关，山里开始飘雪。走在父亲当年无数次走过的山道上，我感慨万端，心潮起伏，仿佛脚下踩着的每块石头，每坯泥土，从悬崖上垂下的每片芭茅叶，都带着父亲的体温。

父亲早熟，注定是一个闯天下的人。他长到十三岁，已是虎背熊腰，身强力壮，耿介刚烈，没有多少人敢小看他。为减轻家里的负担，他脚蹬草鞋，身系一把柴刀，主动去马帮当骡子客，跟随姐夫谷绩廷去赶马。那时的盐被官府严加控制，各地设有盐局，都由如狼似虎的税警把持。在故乡桑植那种偏乡僻壤，盐就像金子那样珍贵，不容许私自贩运，老百姓吃不吃盐都得交盐税，税负重得让人无法承受。所谓赶马，就是把盐从外地运回来，交给盐局，那是一种辛苦而又危险的营生。因为远走他乡不仅要爬山过坳，日夜兼程，餐风露宿，还会遇上拦路抢劫的土匪和强盗。所以，当骡子客，光有力气是不够的，还必须体魄健壮，生性强悍，经得起摔打，在紧要关头能挺身而出，以命相搏。当年湘西的土匪可是多如牛毛，远近闻名，让人闻风丧胆，有人马没有赶回来，命却丢在了半路上。但父亲不惧怕这些，他甚至渴望有这样的机会让自己一试身手。后来到延安写出《西行漫记》的美国

著名记者斯诺，还未见到我父亲，就为父亲在红军中广为流传的故事着迷。他在《西行漫记》里用了一个章节写我父亲，特别提到他在少年时代的一件往事：那还是清朝时期，桑植的一个武官听到我爷爷多次说起我父亲勇敢无畏，从不惧怕险恶，怀疑我爷爷是在吹嘘自己的儿子。一天，那个武官有意请我爷爷吃饭，叮嘱我爷爷一定要把我年幼的父亲带上。席间，暗中布置的人神出鬼没，突然在桌子下开了一枪，客厅里顿时鸡飞狗跳，有人吓得面无人色，但我父亲贺龙却“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想象得出来，小小年纪，当时在崎岖的山道上赶马的父亲，是多么英俊潇洒。他头上系着故乡的男人们常系着的那种裹了好几圈的大汗巾，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像打夯般咚咚作响；身上那件单薄的色泽模糊的褂子，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总往两边撩开，露出胸膛上饱满的肌肉；天热的时候，额头上和胸肌上的汗水像黄豆那样爆了出来，实在耐不住了，他才会解下头上的汗巾，狠命地擦一把。好不容易攀上一座山坳，他必定会站在高高的山垭口，用他那正在变声的粗重嗓子，对着逶迤起伏的山脉发出一声呼吼，立时群山震荡，挤挤挨挨的芭茅草在瑟瑟抖动，如同天上打下一个轰轰隆隆翻滚的惊雷。父亲身后永远插着一把柴刀，左胯或右胯上则吊着一擦草鞋，走起路来柴刀啪嗒啪嗒拍打着屁股，那擦草鞋在前后左右晃动，要多干练有多干练。对了，他身上插着的那把柴刀，足足有四五斤重，刀刃过尺，握在手里寒光闪闪，除去用来劈砍沿途倒伏的芭茅和荆棘，让马帮通过，便是用于防身，随时准备抽出来对付劫道的强人。最有趣的是脚上穿着的草鞋，走烂一双，随手扔一双，然后从胯下吊着的那擦草鞋里扯出一双来换上。在他们走过的山道两旁，到处可见这些穿烂的草鞋。几十年后看过几部美国电影，我突发奇想：像父亲那样的骡子客，差不多就是美国西部片里的那些牛仔了，只是胯下少了一把左轮枪。但我又想，父亲肯定是想得到这样一把枪的，因为他从小练武，喜爱舞枪弄棒，不然他日后就不会想到去弄枪了。